

# 梅山情

編按：本專欄園地公開，歡迎北醫人來稿細說您（妳）在北醫求學或工作中最值得懷念的「人、事、時、地、物」，每篇字數請勿超過 700 字，倘若有照片（或幻燈片）更佳，投稿處及注意事項請見第 5 頁之表格說明，謝謝！

## 北醫生活中最難忘的一個人~

.....輾轉聽說她已為人妻，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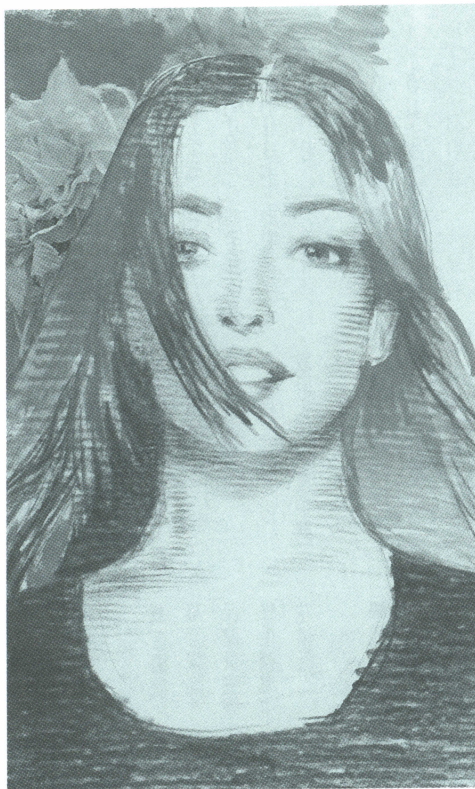
### ■北醫人

**告** 別校園多年，北醫生活的點點滴滴已經漸漸被堆到腦海中的角落裡。不過，每每憶及，心中總是一陣酸痛，久久難平。

記得，黃昏時的楓林大道上、操場的黃泥土上，甚至台大的醉月湖、植物園荷花池畔，都會有我跟她共同留下的足跡。

在某社團的聖誕卡義賣活動中彼此認識，深深為她的年輕氣息及典雅的氣質所吸引，雖然科系不同，彼此的功課也都很繁重，我又忙於社團活動，但是兩人都相當珍惜相處的時光，即使只是用我的偉士牌機車送她回宿舍的一段路上。

後來，可能是我愈來愈忙的關係，終於在主辦校慶的一次的大活動中，我失去了她。猶記得分手時她微顫的唇中擠出的一字



一句，是那麼地惹人憐惜、卻也字字如針刺般地刺痛我的心。她要求彼此先冷靜一段時間，而我顫抖的手撫著她的髮絲，沒有太多的挽留，我答應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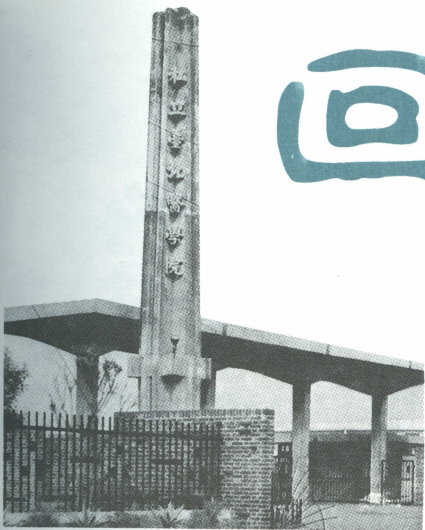
那天，送她回家的路上，我故作堅強，那天晚上，我徹夜難眠。後來我到醫院實習，她也畢業了，從此斷了音訊。

有一天，在某醫院中偶然遇到她，彼此都愣了一下，但是卻都沒有停下腳步，就此擦肩而過。之後，再沒她的消息了，輾轉聽說她已為人妻，但是，她永遠是我北醫生活中最難忘的一個人。☹

（編按：對這位「北醫人」深感惋惜；不過，以後來稿敬賜大名，以方便處理文稿，謝謝！）

# 回憶校園 思念師長

■陳繼明 藥學系第2屆  
北醫藥學系教授



北醫自民國四十九年（1960）創校已逾三十七載，而本人為藥學系第二屆校友（民國五十年入學），因為畢業後一直於母校任教，可說由青年、壯年、中年與北醫相伴成長，當年北醫創校初期之人事物值得懷念，今有機會應校友會之邀找出一張舊時黑白照片，藉此能勾起您當年的回憶，尤其是藥學系早期的校友可能印象尤為深刻，照片的背景為本校的第一教學大樓，建築物剛完工開始啓用時所攝的，當時為年青建築師吳明修所設計所謂「清水模」具特色的建築物。當時大樓未完成時，剛好是大三，就於第一層先行裝修完成之教室上藥物化學及生藥學，而第二、三層工事進行中，外圍尚有鷹架及施工的雜聲中聆聽老師上課呢！從照片的背景上，行人步道剛鋪上踏磚，牆面邊可看到同學的腳踏車好幾部，當時校園的腳踏車有如現在的機車，目前教學大樓前檳榔群還未植栽呢，經三十多年成長已高過整棟大樓了。

照片上的人物是否您能記得何許人也？本校藥學系創立時由



徐型堅教授（右一）負責籌備，當時北醫院長徐千田博士（已故）從國內外聘請藥學專家任教，例如從高醫聘請藥學系主任楊藏雄博士（右二）為藥物化學教授，當時楊教授已是國內知名之天然化學的專家，徐院長遠赴日本京都大學邀聘顏焜熒博士（左一）回國講授生藥化學，另於國內省立藥品衛生試驗所（藥檢局前身）聘請那琦教授講授生藥學。藥用植物學則請許鴻源博士（左二）為兼任教授。當時本校藥學系師資陣容可說為國內藥學系中最堅

強的。由於創校這些藥學教授的努力及帶領之下，倡導藥學研究，因此奠定藥學系成立本校第一所碩士班及博士班之藥學研究所，同時也培育了日夜間部藥學畢業生近六千名；昔日的師長徐型堅、楊藏雄及顏焜熒教授均已先後退休，目前為本校名譽教授，而許鴻源教授也於幾年前旅居美國辭世了。步入歐吉桑時，深深感到「歲月不饒人及青春不留白」的道理，希望各位校友多關懷母校，有空時回北醫校園中尋找您年青的回憶！☀

梅山情

北醫  
記事

# 28 年來的印證

■ 奚臺陽 牙醫學系第 10 屆 景福牙醫診所院長

▼ 當年，我們才畢業的小伙子們，如今，……



**28**年前，第一天到北醫牙醫學系報到的 93 人，（原錄取名單上是 100 人），至今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現況都如何呢？雖然，每一個人都在不斷地改變與進步，但俗語說：「由小看大」，可否就在學期間的某人某同學的某些現象來看看，到如今，或他的某些現況中的關連性；像是在寫回憶錄（史書），試做人生探討，探討之餘，應或略有心得：

## （一）某同學：

（故事）大二下學期：收到成績單，其上竟然“有機化學”成績缺，他（以後他代表他或她）氣急敗壞地跑到教務處去理論，教務處答：「因補考人多，補考成績一時難定論，仍在決定中，故缺」。某同學悻悻離去。這位同學表示出對自己成績的極為關心與信心。（後來）。這位同學實習，住院醫師都在頂尖醫學院中，又

出國留學，任…長…院士之類（以）重視課業的理當如此下場。

## （二）某同學：

（故事）大一國文某次問答題試得 99 分，跑上台去結問老師為什麼不是 100 分，國文老老坳其不過，給 100 分（後來）畢業成績，果然是超超人之上，但據聞人緣不佳，風評不好，（以）求勝心固然是好，但似乎

▼ 大一，班上活動之一 觀音山、硬漢嶺



▼ 大二，班上活動之一 圓山冰宮、溜冰團



斤斤計較，不給人留餘地，畢業後正常與同學來往，生活與職業狀況未知。

### （三）某同學：

（故事）大二時就幫同學整理有機化學，給同學做複習，大三起整理大體解剖…等，還分配同學做各科、各章節整理、印講義給大家。畢業前，搜集歷年來考古題，找出處、找正確答案，編印成冊，（以後）出版過「牙考總彙」數集，曾主講數場大型學術演講，邀請海外知名學者來台，在牙科雜誌上，出稿無數，可彙編成教科書；某項牙科研究心得之廣泛與深入，也列為國際間知名學者與演講者，是閃爍的一顆星（所以）不具私心，樂於助人、勇猛精進者。就是那個樣子，邁向無限的遠景。

### （四）某同學：

（故事）大三時，向另某同學（該同學筆記整理一流，大家考前競相借閱）借某重要科筆記。數天後之考前，該另同學向某同學要

回筆記，某同學竟然漫不經心地回答：「丟了，搞不見了」。另同學個性一向溫和，不吭聲，漏夜數天再整理起來。但其他欲借筆記之同學們都憤慨不已，（後來）同學，唉…不聽也罷。（所以）果真是有因果報應乎？

### （五）某同學：

（故事）在校期間，能力、活動力都有校內（校外）各項活動都參與不少，都也很有表現，但，給人感覺總是變來變去，相處、做事讓人不安。（後來）進入社會免不了參與各項公會事務，也很有表現，但，背後總聞「某某是個很有爭議性的人物」，（所以）個性還真難變，會令人警惕。

### （六）某同學：

（故事）在校期間，熱心於團體事務，參與班上事、社團事，都可謂「熱心過度，全力以赴」，搞久了，當然是會搞活動，就是搞不好成績。畢業數年後，各方面還搞得馬馬虎虎，也會得到風評是「這傢伙真是會搞」。（後來），麻煩的是，他實在很想定靜下來，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但是，就是有人要找他搞一大堆事情。弄得他馬不停蹄，真是勞碌命。（所以），胡適說的對，「人生最苦的事，就是責任心重。」又加上熱心過度，活該你勞碌，不值得同情，自己反省吧。（有緣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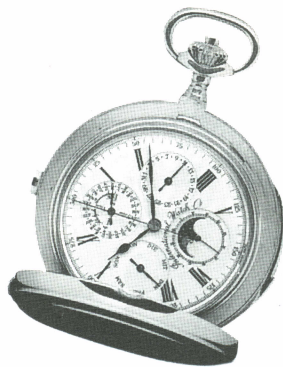


▼ 合唱比賽第一名、582



# 情

## 二十一年



林垂裕 醫技系第 6 屆  
台北市立忠孝醫院檢驗科 醫檢

**到** 底是多少天等於二十一年？人的一生又有幾個二十一年？？懵懵的二十一歲少年郎，迷迷糊糊就從北醫畢了業，二十一年後，他是不是已經清醒，怎麼回到拇指山腳下當起學生，而且又唸醫技系（在職進修班），難道頭殼壞掉了，或是窮極無聊，還是……？

只因爲檢驗工作是賴以爲生的唯一最愛（縱然有百般無奈），加上胡校長一句話：「歡迎回來，

終身學習」就這樣一頭又栽進去了。百米道中央島上的杜鵑花已消逝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新建教研大樓及附醫新病房大樓，校門口也改位置，但保留舊模樣和合記書局對立著，校訓鐘塔仍然站在老地方，川堂兩邊牆壁塞滿各類社團活動海報，舊教學大樓西側那排椰子樹堅挺長著，都快高過樓頂，中央操場不見老黑羊影子，更遑論聽得到打橄欖球雄壯殺殺聲，珍貴的紅土網球場，還

有那「老」老師的身影，及許許多多不變或已改變的事物，是如此熟稔又陌生。

每當晚上十點下課，往停車場途中總是極力搜尋從遠東飯店頂端樓層，所投射出來的明亮燈光，多看它幾眼，北醫是有希望的，只要大家群策群力，終將於二十一世紀，完成改制爲健康科學大學及「再生」工程之夢幻藍圖。☉

## 我最難忘的北醫生活～阿柏，我們對不起你

林博仁 醫技系第 12 屆  
外商公司經理



**大** 三那年，修血液學。班上人手一本 Wintrobe-Hematology 全書四千餘頁，英文版。唸得全班焦頭爛耳，目瞪口呆。當時醫界風行所謂“醫學中文化”。於是阿柏挺身而出召聚全班，曉以大義，盼集眾人力量，誓言將 Wintrobe 翻譯成書。當然，免不了向我們闡揚醫學中文化對台灣醫學界的影響，對後代學子的好處，對個人能力的挑戰…云云。我們都被感動了。

接著，從企劃、預算、任務分配，到顧問…等事阿柏都一手包辦，熱忱和志氣叫人感動。爲

了負起帶頭示範效果，阿柏率先把 Introduction 譯成中文印發給全班。贏得全體熱烈掌聲和鼓勵。接著，期中考來臨，工作被迫中斷。後來，Chapter-I 出爐趕上期末考。後來，阿柏爲了準備血液學補考，中文版就無疾而終。

二十年來，我不見醫學中文化，也再也未遇見阿柏這樣的唐吉訶德。阿柏，我們對不起你，更懷念你。

（ps.阿柏後來留學英國，現定居澳洲，娶澳女為妻。“醫學中文化”他已用不著了。）☉

# 如果時光能倒流.....

■陳國峰 牙醫學系第 21 屆 羅東國泰牙醫診所負責人

**畢**業迄今一晃眼已超過十年了。出社會之後，常常發覺人際關係多從「現實面」著眼，即使談不上爾虞我詐，也變得功利世故許多。相形之下，大學生活充滿了純真、質樸的本色就顯得彌足珍貴。

醫學院的功課繁重：從大一開始接觸厚重的原文書，福馬林

味的大體解剖課徹夜趕作筆記、講義，到提著顯微鏡、咬合器的日子如今咀嚼起來，仍然餘韻無窮。但最令人懷念的，是在每次大考之後，幾個好友相偕去一家茶行品茗聊天。

即使前一晚熬夜苦讀考後的輕鬆仍使我們捨不得去補眠。一夥人相約在茶行聚聚，天南地北

地促膝把談，用餐時刻有竹筒飯供應，所以常常從中午聊到晚上八、九點。學生時代的狂狷率真、充滿理想的遠大抱負或是青澀的初戀，都在戲語談笑間輕輕滑過。

如果時光能倒流，真想重溫當年生活，即使一天也好！☺



## 我最懷念的北醫生活——讀書會

■李松欽 保健營養學系第 6 屆 視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保健營養學系校友會總幹事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一轉眼刻骨銘心的大學生涯，已經是 80 年代中期的塵封往事了。

雖然說，隨著時光的流逝，很多神話會不再流傳，很多故事也會被遺忘，但是，北醫四年的生活中，和許多同學共同組成的「讀書會」，至今仍讓我點滴心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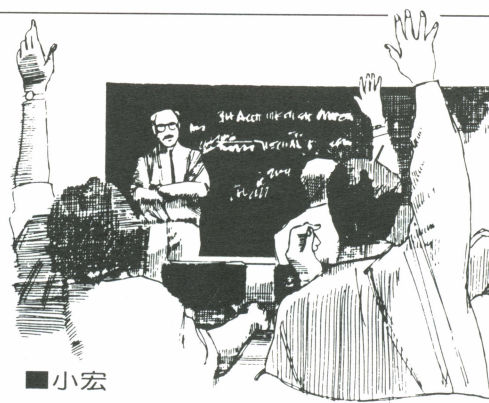
大二時，由於同學們彼此已

漸漸熟稔，加上接踵而來複雜且繁重的基礎醫學課程，讓醞釀已久的「讀書會」終於水到渠成。在讀書會中，不但每位參與者都須主動讀書，並且要學習如何帶領成員們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精髓。雖然萬事起頭難，但經過不斷的學習後，終於熟能生巧，並且將其更廣泛的運用。

因為讀書會，讓我的大學成

績不再徘徊在及格邊緣，因為讀書會，讓我結交了一群好朋友，也因為讀書會，讓我有幸在畢業後的工作中脫穎而出。所以，如果有人問我：「最令您懷念的北醫生活」是什麼呢？我想就是「讀書會」了。☺

## 我們班很可能出偉人



■小宏

**有**一部汽車廣告說：「我是做了爸爸之後，才開始學做爸爸的。」相信多數的同班同學是進了公衛系，才「開始」知道什麼叫公共衛生的。

我一直覺得願意為一個新生、而自己仍搞不清楚葫蘆裡賣什麼藥的系押寶下注的人，如果不是懶，就一定是先天具有革命家、冒險家、或投機份子與賭徒的性格。就算是懶，也一定懶得

很勇敢。我們班就是這樣的一群人聚集而成的部落，甚至暗示性地在新生盃的諸多比賽中蒐集一個又一個、「最佳勇氣獎」的姐妹品「最佳精神獎」，來佐證我們嘗試的勇氣與冒險的精神。

轉眼之間，離開母校已經進入第四年了。我們的同學有的唸了中醫、有的唸野生動物保育，更有人唸了觀光、財金、新聞，就算三民主義都不稀奇。當然你

可以看見有人「平凡」地做公務員、做了媽媽、或者做了天但是 787 的血液裡流動著那凡／不安的因而子，是不會我們的未來做出預告的；於是公務員看起來都像會變成署每個媽媽看起來都像是會生個署長。

我們很難預期什麼，但願意再賭一次：我們班很可能出偉人。☼



## 第一屆公衛人

■美綺

**在**離開學校近四年後，突然受命寫一篇毋山情，著時手足無措了好一會兒。尤其在知曉我們班上的天才作家名在受邀之列後，心中更是惶恐。

記憶中，北醫四年大學生活裏，匆匆忙忙地只趕在畢業前夕上了一次毋山。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詢問上毋山的方向。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很多上山的機會便在不知不覺中磋跎了。身為第一屆公衛系的學生，我們本著當初選填志願時大無畏的精神，雖然沒有同系學長姐的提攜指引，終於也在毋山下校園裏串連出不

同於其他科系的同學情誼，完成屬於我們自己的北醫生活。

同學們都曾在入學時為那「一覽無遺」的校園及「未完成便顯老態」的教學大樓失望過。殊不知這也許是學校的一番苦心，好讓同學們初進校門便可擁有共識，加速同窗情感培養。在畢業後的二年異國求學生活中，我強烈感受到此種由共識凝聚而成的友誼力量之強大。初到異國，人生地不熟，思鄉在所難免。身處在過去所不熟悉的廣大且建築古典的校園裏，還得面對不同膚色與人文背景的人，不由得幾

次幻想北醫的同窗好友們正一起浸浴在那風格迥異的學堂堂，一起面對與吸收不同的文化，而我，一點也不孤獨，而是百花盛開，陽光燦爛，或是風凜冽，大雪紛飛。憑著如想像，竟也幾次助我度過思鄉關。

現在，我又回到台灣，同學們早在畢業後便已各奔前程為前途打拼奮鬥。異地求學想像，終究是想像。但是我知道，那七七八八的感情，絕不是來自自幻想。☼

## 感恩、惜福與期盼

■張淑華 北醫護專第1屆  
北醫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記**得第一次到北醫參加入學考試，以及入學後，每每利用下課的十分鐘，在階梯教室的後面，練習溜冰（四輪鞋），雖然這些情景，依然清晰如昨，但仔細一算，卻已是將近二十九年前的事了。

對於拇指山下的北醫，自己有著一份濃厚的情懷，因為這兒提供了我們接受護理教育的環境，更有許許多多誨人不倦的師長，還有那美麗的楓林大道，只可惜滿植杜鵑花的百米大道已經

不見了。

從當年的拇指山下的求學，畢業以後到西園路的仁濟療養院服務，民國六十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遠赴德國的 Mainz 大學附設醫院服務，民國六十五年回到草創時期的北醫服務，這一路走來心中滿溢著感恩與惜福，感謝父母親與師長們的栽培與教導，讓我擁有服務病患的能力與熱忱，也感謝我所服務過的醫院，它們不但提供我服務病患的場所與機會，也讓我在工作中不

斷地學習與成長，成就自己的護理事業，尤其是在行政工作方面，更學到許許多多的學理與實務，以及為人處世的道理與技巧，對於這一切福份，自己相當感恩與珍惜。

值此北醫人會訊創刊，衷心地期盼我們所有的北醫人都能夠同心協力來關心與建設我們的母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它更加茁壯與美麗，以及充滿著無限的溫馨與關懷……

## 現在——是多少年以後？！ 是多少努力以後？！

■楊勤嫻 北醫醫研所護理組第2屆  
北醫附設醫院護理部督導長

**昨**夜窗外雨綿綿的下著，凝視著細細段段的雨絲，彷彿跌入二十年前的北醫校園……百米道兩旁豔麗的杜鵑花正吐露著芬芳，一群清湯掛面的年輕女孩們也正帶著好奇靦腆的心情，想一窺大學殿堂的奧妙……，然近拇指山的濕氣，使得這段大專生涯伴隨著許許多多個下雨天渡過……

二十年後再度戴著碩士帽踏出北醫的校門，一樣的下雨天，一樣欣喜的心情，一樣輕快的腳



步，然不同的是，增添了多一點專業知識，加重了多一點的責任，及歲月累積了多一點的人生經驗。

儘管人生階段事務來去幾回，從來沒有後悔選擇了北醫，

也從來沒有後悔選擇了護理，更沒有後悔選擇了北醫附醫，在拇山情的支持下我努力的貢獻所學服務病患，亦盡力將知識與經驗回饋學弟學妹們。然在歲月殷盼中北醫逐漸茁壯了，不論醫學院或是附設醫院，硬體宏偉壯觀了，軟體亦有立足之地，而其中尤以護理系的發展最為顯著。

北醫一路風雨的走來誠屬不易，頂著北醫人的桂冠，在校慶與「北醫人」創刊號上，期許北醫人團結共識，為北醫的未來發展投下心力與精力，並預祝北醫有個美好圓滿的明天。



## 好醫生的蛻變……顧客至上

■王泰隆 醫學系第6屆  
台北市立忠孝醫院院長



回 顧七十年代，我從台北醫學院醫科畢業，服完預備軍官役後，進入台北榮民總醫院專研耳鼻喉科，當時的榮總得天獨厚，很多醫院設備、醫療器材，都是全台灣最新穎，醫師也來自各醫學院，大家都以服務、研究和教學為己任，診療病人只顧「對」與「錯」，專注診斷正確、處置得宜，往往會因病人無謂多問，話不投機而訓他幾句，當時的醫療環境也罵不走門庭若市的病人。

到了八十年代，我耳鼻喉科學有專精，轉任馬偕紀念醫院主任，雖然是升高，但是架子並沒有跟著更大，由於社會經濟的高度成長，台灣的醫療環境也開始

蓬勃發展，馬偕的人材比不上台大，經費比不上榮總，管理比不上長庚，為了永續經營，一定要「心中有病人」，我也經常勉勵同仁看病時，不僅要注意「對」與「錯」，同時也要注意病人的感覺，由於策略的運用成功，我們每天還是有看不完的病人，排不完的手術。

到了九十年代，我轉任台北市立忠孝醫院，為了因應醫療環境的巨變，去陽明大學完成了醫管研究所的碩士學位，由醫療副院長而升任院長，初到市立醫院服務，就聽到記者開玩笑地說，看醫師走路的樣子就知道是「市立醫院」或「非市立醫院」的醫師，心想豈有此理，因為本院的

各科主任大多來自各大醫學中或是市立醫院第一的仁愛醫院，應該不會這樣，果然不失望，開幕以來本院每年投資報酬率是全體「市立醫院」第一。

近兩年來，跟著新市長局長的改造作風，身為市府的民服務單位，不僅要「便民」更要「禮民」，大家都要向「政事務所」看齊，媒體也常力宣導我們為民服務態度的改變，無形中增加了市民對我們的期望，這下子可忙壞了我們這些師出身的院長，因為「戶政事務所」和「醫院」畢竟有太多的不同，但是為了維持市民以往的意度，我不禁要對醫師說「顧客至上，才是好醫師」。

# 終身伴侶—北醫情

■李文森 藥學系第 16 屆  
美國匹茲堡大學博士  
台北醫學院醫研所教授

離 開波士頓前，去了一趟倫敦。整整十年了，當年離去時，倫敦正是大雪紛飛，十年後，雪停了。倫敦的一景、一物十年間沒有太大的變化，而自己卻從一位青澀的少年，走過千山萬水，歷經了人間生離死別。

十年前是帶著怎樣不捨的心情離開了倫敦。十年後竟帶著相似的心情離開波士頓。

回到國門正趕上落雨的日子。一路上，街景全新，難得有一些熟悉的影子。直到車子駛進了吳興街，十八年前的記憶才一下子在腦中翻湧而出，心裡也突然有了一股近鄉的情怯。

下了車子，入眼的竟是一道關閉的校門。對這突來的景像，因為不設防而有了一股滄桑的感覺。十八年了，原有的記憶也該是陳舊了。想想那位嗷嗷待哺的嬰兒，如今早已長成一位俊秀少年。那麼自己的一份傷感也許祇是爲了時光的流逝罷！

進入校門，映眼而來的仍是記憶中的白千層，那曾經是同學們散發詩情的對象，依舊斑剝泛白，而校園中早已增添了各色的玫瑰在枝頭迎風搖曳。川堂裡的信息仍舊表現著青年學子們無限

的精力與才情，而運動場上仍不斷的增添各種運動設施。教學、研究的設備，以及師資的陣容都在往國際的水準邁進，校園中同學們個個帶著盈盈笑靨，充滿了年青人的自信。而教授們在這未臻完善的環境中，仍與學生們共同辛勤的從事研究工作。各科室的行政人員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仍是親切待人。在這裡我感受到一股生命力。我看到一位羸弱的少年正積極的充實自己，等待時日好破繭而出，頂著陽光振翼而去。

走出校門時雨停了，耳際間

隱隱有個聲音繚繞，好像在告訴自己“桃李春風”。是了，這是自己這些年來在找尋的答案。人生除了一份浪漫情懷外，對自己的土地也該有一份責任吧！

倫敦大學及倫敦市像是自己的「初戀情人」，哈佛大學及波士頓則是今生的「至愛」，當初離開「初戀情人」時不能說沒有一點心酸，沒想到卻因而找到了「至愛」，如今離開了「至愛」，不能沒有遺憾，但願能從而成就今生的「終身伴侶」—北醫及台北市。☘



梅山情

# 隨筆~



## 「會計可以學，但不要做」

■白碧玉 淡江工商管理專校會統科畢業 台北醫學院會計室主任

八年前的冬季，懷著一顆忐忑的心北上，來到完成陌生的環境－北醫附設醫院；臨行前，有位長輩殷憂勸我打消此行，因為「北醫財務狀況不佳，負債累累，前途堪虞」。而今，病房大樓煥然一新，屹立於最競爭的台北市，佔有一席之地。

十年前的夏季，記得恰是生日當天，也是接任新職未滿五個月時，意外的又接到調任之人事命令；數日後，首次踏入緊鄰醫院的生疏校園，靠著詢問「請問會計室怎麼走？」，方能依時完成交接，也即刻開始了慌亂、忙碌的日子。身處人、事、地、物完全陌生的環境，又逢會計業務量高峰期，第三天就回熟悉的急

診室吊點滴了。

回首這十年，真是一步一腳印，鮮有片刻鬆懈的機會。今日的北醫在外人眼中或是『還可以』，或是『進步不快』，但，惟有誠心陪同成長的，才可深切體認其辛酸與艱鉅。長期加班的夜晚，校長或是一句「辛苦了！」，或是輕鬆一句「為五斗米折腰」，適時表達關切之意，事實上，他才是壓力最大承受者，也是最需要支持與鼓舞。

經常會聽外界人士問「北醫的財務是否有問題？是否不清楚？」，身為北醫人，最引人為傲的是『我們的財務最正常，沒有問題』；或許沒有龐大財團支持，但我們自力更生，一步步紮

實的踏出；或許缺乏有錢的董事會，但支持我們穩定的發展，不干預財務運作；或許經費不能滿足所需，但教學研究優先，作業公開沒有黑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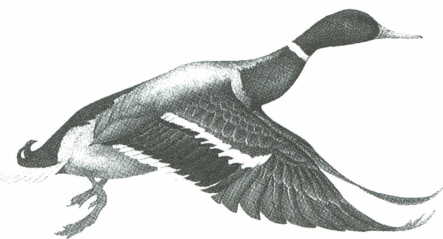
會計工作本身就繁瑣、沈重，業務上又受重重法令規章所約束，立場上易與各單位相左，經常扮演『黑臉』角色，也時遭受指責與不諒解，若非校方全力支持，及會計同仁彼此勉勵，實難推動業務。夜深人靜時，情緒起伏時，不免自問，若可重新來過，若有選擇機會，還會在這崗位嗎？

『會計可以學，但不要做』——一位朋友的話。☺



# 「一個人」……遊園憶往北醫行

■翁瑞宏 公衛學系第1屆  
台大職衛所研究生2年級



當時，他們都走了，我爲了工作而不曾去，獨留在北醫，如同偎坐在一張舒適的大椅內，靜靜的聆聽遠近樹裡的秋蟬在紡紗似的捶引它們無盡的長吟。

如今，行走在這喧嘩的市街上不能不感寂寞，懷念頓成我柔情的寄託。它是情感自然的流露，想像已往韶光、慰藉心靈幽獨，在房舍間，在曉風中，在山邊水涯，慕古人情，懷藉光華，像是朵朵出岫的白雲，輕沿斜陽的采輝，冉冉地捲，款款的舒，風動時動，風止時止。追憶便不得不憬悟光陰的實在；隨你想像它是洶湧的洪潮，想像它是緩漸的流水，只要你見到它那水花裡隱現的骸骨，你就認識它那無顧戀的冷酷；桑海變滄田，春梗變枯柴，夢變煙，火變灰，玫瑰也變成了春泥，一切紛爭消納在無聲的墓窟裡——那時間人生的來蹤與去跡，便如夕照晚靄中的山嶺融成青紫一片，是丘是壑，是林是谷，不再分明了。光陰悠悠，人們在世上都是無儔伴的獨客，各個在覺悟時，都是寂寞的靈魂，奈何。

所以追憶——尤其是回到想念的地方——在靜定的意境裏，光陰彷彿止息了波動，思感也收斂了震悸，這時性靈便可感到最純淨慰安，什麼都不想要。

這次回到北醫來，倒像是專爲這篇雜文而往，我不僅到曾經上課的教室，我每到現今我不熟知的地方也進去留連，這時情緒不定是傷悲，不定是感觸，有風聽風，在片片的落葉間且自徘徊，等斜陽淡了再計較回家。

你們下回到北醫去，不要貪看新的門面，反而忘卻一個真值得去的好所在——川堂，這是多少人曾經駐足的地方，多少人曾經表演的舞台，多少靈魂亦在此處匯流。我在北醫的日子，過得若覺昏悶，便在向晚，在這噤哀的校園裏，雖不見紅塵，總也能從容地釋懷，在他人許有更大的幸福，在我已經知足。我最不能忘情的川堂是塊百家齊放，大家可暢快的張貼海報的樂園，各式的海報，密密地在這片牆上散布著，刺刺的宣導著各種訊息，平舖、鏤刻、嵌合、中空、高踞、低伏、雕飾繁複與平易單純，都自然地展露出青年人的才氣來。紅色的、白色的、金色的海報，異常的鮮豔，遠望這三色——白、金、紅的配置，極具美感與喜悅。而我最不喜歡的是後來的制式單調，規範而缺乏創意，什麼意致

都叫那些機輪軋成了斷片，就如同一塊石沉的墓碑。

川堂側旁，一個頗爲驚心的景像，莊嚴的雕塑——沈思者竟隱沒在荒草中，幸而未毀。我摸索了半天，不曾尋著笛卡兒，他人呢？我在轉角望著等；那只是一塊灰白的石像，刻著他的訴說，雖然沒有鐵欄圍著，半北的泥裡，有幾瓣小青葉，旁邊樹上掉下去的，在那微微的轉動著。

我獨自沉思笛卡兒今天要是在著，他不知怎樣，他也愛沉思，沉思者是不易做感情的奴隸的，但今天的情形，他要是看了還能定靜安慮，還能拿著他的靈活的筆畫著他的史畫否；我正想著，一陣異樣的聲浪從教室裡傳出，打斷了我的盤算，那聲音在北醫是聽慣了的，我轉過去看時，有一位黑衣的學生站在廊前，旁邊一個服裝古怪的學生高聲咒罵著。聽著那異樣的音調，你知道那怪調是今天年輕人的特質，這一想毛髮間便起了作用……。

鐘聲響了，眼前亮了一盞星燈，裏面出來的學生又向另一教室走去，我也悄悄地向楓林裏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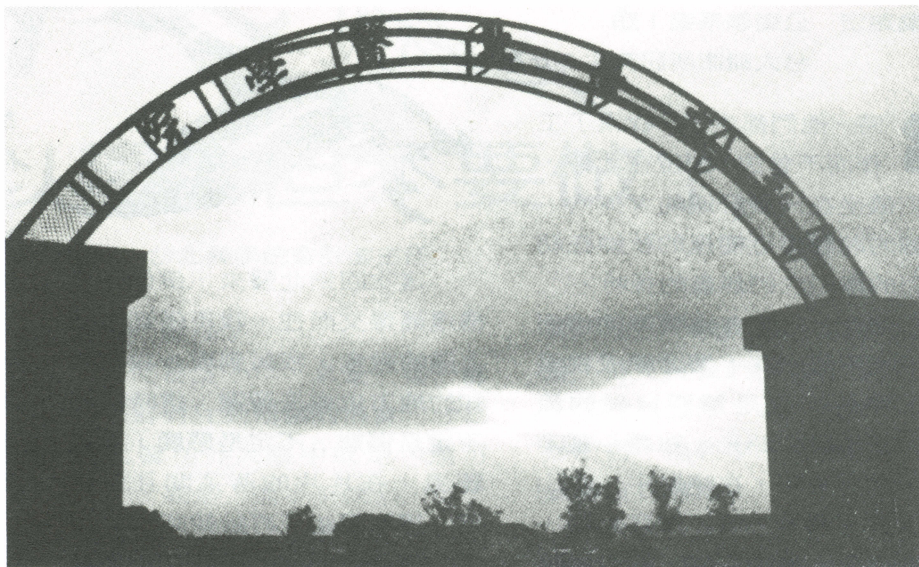
笛卡兒在校園裏只一塊白石，這偉大靈魂遺蛻的歇處，看著頗覺淒惘。鐘聲已響過，我又得回到紅塵去了。 1997.4.3

# 吳興街的回憶

■蘇慶華 台大農化博士 北醫微免科副教授，院長室主任秘書

## 圍 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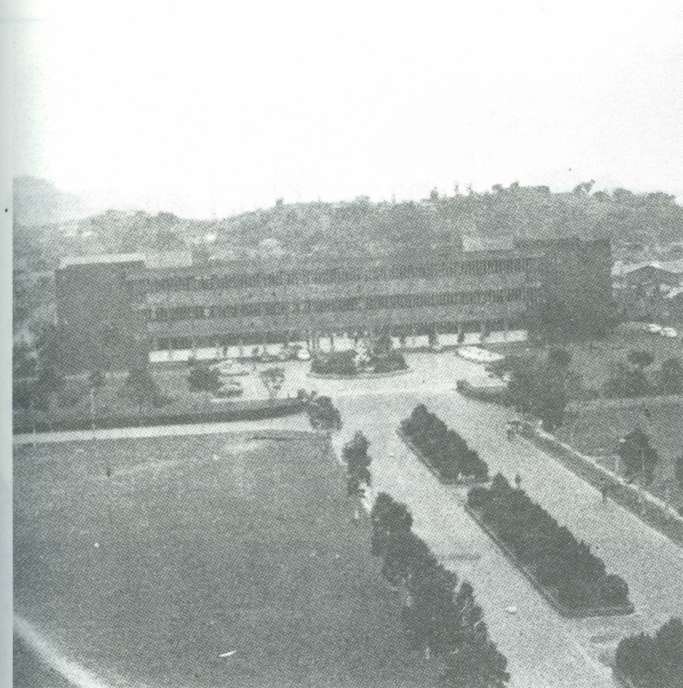
圍起牧羊人的牆，圍起智慧的牆，  
築起楓香樹的隧道，築起醫學的殿堂，  
走過往昔的草坪，俯拾滿地未來的楓香，  
當心中有所困惑，回到誠樸的圍牆。



## 空 曠

空曠的軸線，空曠的美，  
空曠得使你想飛躍，  
曾經年少的日子，並未空曠，  
那條未曾劃出的軸線，列出多少美麗的期盼。





## 或許我們未曾走過

或許我們為未曾走過那鋼骨架起的校門，  
或許我們為未曾沐浴在 1960 年夏天的夕陽，  
依稀～仿如在新亞理髮廳另人昏睡的午后，  
吳興街的早年，依然燦爛

